

# 韩国檀君神话与中国廩君神话的比较研究

李小玲\*

<目 次>

- 一、檀君神話与廩君神話
- 二、祖先崇拜和巫術信仰
- 三、熊虎圖騰崇拜
- 四、稻作文化遺迹
- 五、結語

神话虽是想象的产物，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艺术创作，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原始社会的生活痕迹，折射出远古时代人们的思维、信仰和价值观等等，具有史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等诸种价值和意义。中国廩君神话与韩国檀君神话同属于族源神话和建国神话，前者是关于巴人土家族的传说，后者是有关韩国民族的起源，两者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早在三年前，我曾参加过一位韩国学生的论文答辩，她的题目是论韩国的檀君神话，因为字形和称谓方面的接近，我当时马上就联想到了中国的廩君神话。这次到韩国讲学一年，得益于近水楼台，我查看了韩国有关檀君神话的不少史料，更进一步证实了我最初的想法。现将我个人对韩国檀君神话与中国廩君神话的粗浅看法冒昧提出，以就教于相关的专家学者，也希望于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研究和拓展能有所裨益。

\* 華東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 副教授

## 一、檀君神话和廩君神话

檀君神话是韩国最古老的族源图腾神话，也是韩国的开国神话，历来为韩国人们所推崇。韩国学者李铉中说：“檀君神话是我们民族创造的最根本之神话，其中包含着韩民族超越的宇宙观、人学观、历史观、宗教观、国家观、伦理观之象征。”<sup>1)</sup> 宇汝松在《试论檀君神话与道教的基本文化精神》一文中也提到“檀君神话代表着韩国全部神话的原型”。<sup>2)</sup> 因此，探讨檀君神话或许是我们了解和研究韩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据文献记载，朝鲜历史曾有《檀君古记》一书，遗憾的是此书早已亡佚，其内容和成书年代已无从得知。

关于檀君神话，比较早的记载见于一然的《三国遗事》和李承休的《帝王韵记》二书。《三国遗事》的作者一然是高丽中期僧人（1206—1289），其书主要记述了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遗闻逸事。《帝王韵记》包括上下两卷，上卷为中国史，下卷为朝鲜史，作者李承休（1234—1300）为高丽文臣，虽生卒年稍晚于一然僧人，但从《帝王韵记》的记载时间1287年来看，应与《三国遗事》相当。以后也有不少关于檀君故事的记述，但大体沿用这两书的说法。

《三国遗事》卷1古朝鲜记载：

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坛君王俭，立都阿斯达（经云无叶山，亦云白岳，在白州地，或云在开城东，今白岳宫是）。开国号朝鲜，与高同时。

古记云：昔有桓因（谓帝释也）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视三危太伯，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印三个，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即太伯今妙香山）神檀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事，在世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

1) (韓國)李铉中《韓國上古思想与先秦儒家思想關係的易學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2) 宇汝松《試論檀君神話与道教的基本文化精神》，《中國道教》2004年2期，37—38頁。

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八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檀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坛君王俭。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唐高即位元年戊辰，则五十年丁巳，非庚寅也，疑其未实），都平壤城（今西京），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一作方）忽山，又今弥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坛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八岁。

《帝王韵记》中关于檀君神话的记载如下：

初谁开国启风云，释帝之孙名檀君。（本纪曰：上帝桓因有庶子曰雄云云，谓曰下至三危太白，弘益人间坎，故雄受天符印三个，率鬼三千而降太白山顶神檀树下，是谓檀雄天王也云云。令孙女饮药成人身，与檀树神婚而生男，名檀君，据朝鲜之域为王。故尸罗、高礼、南北沃沮、东北扶余、秽与貊，皆檀君之寿也。理一千三十八年，入阿斯达山为神，不死故也。并与帝高兴戊辰，经虞历夏居中宸。于殷虎丁八乙未，入阿斯达山为神（今九月山也。一名弓忽，又名三危，祠堂犹在）。享国一千二十八，无奈变化传桓因。却后一百六十四，仁人聊夏君臣（一作尔后一百六十四，虽有父子无君臣）。<sup>3)</sup>

比较《三国遗事》与《帝王韵记》中的檀君故事，两者情节大体相同，有些内容还可互为补充，不过表述当中也有抵牾之处，如“坛君”与“檀君”之别，前者为积土为坛之“坛”，带有自然宗教的特点，后者为檀树之“檀”，留下了远古树木崇拜的印迹，从《三国遗事》中的“檀树”写成“坛树”，应为笔误，但联系到作者一然的僧人身份，也难说他不是有意为之，虽只是一字之改，其内蕴却是相差千里，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古代文化。不过，就现在的学者或一般人而言，还是更多地使用檀君称谓。两书的分歧还体现于，檀君已非桓雄天王与熊女所生，乃是桓雄天王的孙女饮药成人身，与檀树神成婚所生，还有就是桓雄降于的“太伯山”已为“太白山”。神话故事的记载及歧异一方面说明了檀君故事应早已在民间流传，同时也体现了神话变异传承的特征。

廪君为鄂西巴人最早的祖先，其神话故事最早见于西汉刘向所著的《世本》，后

3) 李承休《帝王韵记》，见《檀君》，385页，尹以钦著，首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范晔的《后汉书》、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人所辑的《晋书》，还有杜佑的《通典》、樊绰的《蛮书》、五代杜光庭的《录异记》等都有相关记载，内容与《世本》大体一致。

现当今学者研究和引用较多、记载较为完整的当属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目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廩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廩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出，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廩君于是居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至于巴国的历史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皞即伏羲，后照为巴人始祖。王安石《帝王代纪》列伏羲为“三皇”之首，三皇即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据此可知，廩君乃巴氏人，当是太皞伏羲氏的后裔。

纵观韩国檀君神话和中国廩君神话，虽然故事和人物不尽相同，但就从复现的文化与现象，包括先人们的宗教信仰、生存状态和生活习俗等等，却有不少交叉融合的地方。如中韩神话故事都反映了早期人类洞穴居住的历史，还有神与人与动物的互换变形，及对祖先神化，体现为英雄崇拜的文化遗存，同时包含有神仙崇拜、熊虎图腾崇拜的历史踪影，均与稻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等等来看，似乎又能把这两个看似无关却又有着潜在勾连的神话故事连缀在一起，揭示两者内在的关联，或许能给我们以一些新的启示。

## 二、祖先崇拜和神巫信仰

韩国神话中的檀君神话与中国的廩君神话都采用神话传说形式，反映了建国始祖的建国事迹，并对始祖加以神化和英雄化，凸现出古人祖先崇拜和神巫信仰的文化特质，体现了远古中韩先人对理想君主的期望、赞美和评价，两者均可以划入君文化范畴。所谓君是对部落首领、酋长和君主等的尊称，君文化包涵君的个体特质、君的责任使命及人们对他们的评价等诸种要素。

就檀君和廩君的身份和来历来说已非同寻常，体现了氏族成员对祖先的神化，以此也折射出两个民族同时具有神仙信仰和巫术信仰的共同观念。据《世宗实录》说：檀君朝鲜之始祖，其生也异于人，其殒也化为神，其享国历年之多，未有若此也。<sup>4)</sup>一说檀君为桓雄与熊女之后，一说为天女与檀树神之后，总之檀君乃天神之后，自然不同于常人。《三国遗事》对其父桓雄多有描述，雄“数意天下，贪求人生”，愿“弘益人间”，于是，“遣往理之”，被视为“天王”，兼“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但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事，悉数理化。如《山海经》所言，巴祖廩君乃太祖伏羲四代传人，伏羲为“三皇”之首，视为“东方天帝”，他观天文、察地理，通晓日月阴阳，始创八卦，并教民结网，渔猎畜牧，造福于人类，开华夏文明之始，被尊为人类始祖。这与桓雄之“弘益人间”亦相吻合。

《世本卷七下 氏族篇下 姓无考诸氏（清 秦嘉谟辑补本）》曰：廩君之先，故出巫蜒。据《说文 巫条》解释：“巫，祝也，能齐肃神明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许慎还从造字法来看，认为巫字“象人两袖舞形”。《辞海》对“巫”明确解释为：“古代称能以舞降神的人。”所以，“巫”往往是原始人群中的智慧超群之人，有学者甚至认为，“酋长”、“族长”等部落首领的实际社会身份往往是巫师。廩君出于巫，他自己很有可能就是巫人，这与巴郡南郡蛮五姓之人“俱事鬼神”亦相对应。而在朝鲜半岛，人们也普遍相信古代巫俗现象最早产生于“檀君时代”，甚至认为建国始祖的檀君本人就是

4) 《檀君》，392页，尹以钦著，首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巫人。<sup>5)</sup>

在原始文化，巫术与医术往往是互为相通的。《大荒西经》就有记载：“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也就是说，巫师可以上达天庭获取灵丹妙药，可以使人起死回生。至于檀君神话中，服食灵芝、大蒜能化熊为人，檀君不死，入阿斯达山为神，还有中国神话中夔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实际上都是古人巫术信仰的反映。这也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如英国学者弗雷泽在其人类学名著《金枝》中所说，人类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巫术统治的阶段，进而发展到宗教，更进而发展到科学。

同时，檀君和夔君的形象亦体现出古人祖先崇拜的文化观念。这从他们的名字所包含的意蕴中就可窥其一斑。檀君之名本就是植物崇拜的产物，然檀之香和檀之木兼具有特殊的用途，亦可见以“檀”为名远非随意之举。

《慧琳音义》说：

白旃檀香，入者香洁，故云除垢。

旃檀木，此云与药，谓白檀能治熟病，赤檀能风瞳，皆是除病身安之药，故名与药。<sup>6)</sup>

除垢治病这与其父“主命主病”一脉相承，亦可说是檀君的治国理念，因此，檀君以其“生有圣德，感化四邻，建国开元，垂统创业之功，开物成务之德”而为后人景仰，且“至今不泯，遗迹甚多。”<sup>7)</sup>

夔君之夔为“谷所振入也”，即谷仓之意，故夔君乃是能惠粮于民的贤德君主。神话叙说了夔君作为英雄的事迹：夔君与四姓竞技，因掷剑击石独中，造土船不沉而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敬，被众人拥为部落首领，随后夔君率五姓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射杀盐水女神，君于夷城。神话赋予了夔君以超人的智慧和神奇的力量，肯定其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民族精神，流露出巴人及其后裔对先祖夔君的崇拜意识。

饶有意味的是，在两个神话中均出现了女神和女性的形象，她们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属，为了塑造男性英雄的形象而出现的。如檀君神话中的熊是假桓雄之神力才化为

5) 烏丙安《朝鮮巫俗与滿蒙巫俗比較研究》，《民俗研究》1996年3期。

6) 《韓國神話与原型》，139頁，金戊祥著，正音文化社。

7) 《建國節 檀君小史演稿》，《檀君》，560頁，尹以欽著，首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熊女，并“因无与为婚之，故每于神檀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为人而婚之。”才育有檀君，而稟君神话中的盐水女神虽百般柔情，万般阻挠，还是止不住稟君前行的步伐，最后被射杀身亡。女神和女性已不再是舞台的中心人物，由此反映出神话记载的时代已是父系氏族社会取代了母系氏族社会，男性已作为英雄的形象被定位和书写。

因为檀君和稟君的开国建国之功，致使后来的人们以各种形式纪念和祭祀他们。如檀君祭祀就有洞祭、香山祭（即在有香木的山上祭祀）、桌神祭（摆上供桌祭祀）等多种形式，并且作为习俗代代相传。人们一方面通过祭祀表达对先祖的怀念和追思，另一方面也祈愿能得到先祖神灵的庇护和保佑，如人们向檀君祈愿获得丰收，祈愿家庭安宁和子女幸福，祈愿免遭各种凶祸和灾殃，祈愿全村万事亨通等等。为了纪念檀君，人们还把10月3日定为开天节，并举行盛大活动以祭祀檀君。

稟君在民间被称为向王天子。清道光《长阳县志》说“先祖所立向王庙，向王者，古之稟君务相氏，有功夷水故上人祀之”。向王天子被赋予了多种神格，成为了百姓心目中的保护神。他既能镇邪除妖、辟邪免灾，使人化险为夷，也能赐福子孙、护佑丰收，带给人们幸福美满的生活。长阳舞溪向王天子庙的一块刻石至今犹存。刻石上书：“向王生而为英，死而为神 开辟清江、有人禹之德”。当地人们还定六月初六为祭向王节。

由此可见，檀君和稟君神话都是民族祖先神化、崇拜的产物，有着深沉且深厚的情感积淀和文化背景。

### 三、熊虎图腾崇拜

图腾一词本为印第安语totem的音译，原为北美阿耳贡金人奥季布瓦族方言ototeman，意即“他的亲族”。按图腾崇拜观念，图腾崇拜也就是认为某一动物、植物或任一自然物与本氏族有血缘关系，是本氏族的始祖、亲人、象征和保护者，从而对它予以崇拜和祭祀。许多氏族往往以图腾物命名，而且，氏族成员普遍相信，他们与

图腾物之间互为关联，彼此可以互相转化，即认为每个个体都是本氏族同一图腾祖先的化身，而氏族成员的死亡则意味着回归图腾。如檀君神话中的熊与人的转化，廩君神话中廩君死后魂魄化为虎，都是图腾崇拜的表现，也是原始宗教的最初表现形式。

就檀君神话体现出来的图腾崇拜观念，不同的学者各抒己见，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桓雄”代表着天神崇拜部落，熊女代表以熊为图腾崇拜的土著部落。桓雄和熊女结合生檀君，檀君后成为朝鲜始祖，说明了天神崇拜部落和熊图腾崇拜的土著部落联合，组成新的部落。<sup>8)</sup>也有学者提出神话反映了先民的一支曾把熊作为图腾。<sup>9)</sup>还有学者分析道，所谓熊、虎同处于一个洞穴，反映了以熊和虎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的关系。熊女与桓雄成婚而虎未能变成人，是指两个血缘相近的氏族在合并为一个部落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地位变化。而以熊为图腾的氏族取得了主导地位，部落的首长也来自这个氏族。<sup>10)</sup>上述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揭示出了远古图腾崇拜这种史前文化，但我对他们的具体诠释并不能完全苟同。我以为，桓因、桓雄的神界出现是为了烘托建国始祖檀君出生的异于常人，体现了韩国先人对天与神及对祖先崇拜的原始意识，而熊虎同居一穴，真实地反映了韩民族在远古时期对熊虎图腾共同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

至于熊虎“常祈于神熊，愿化为人”，还有熊化人而婚及“熊乃假化而婚之”等等，说明了神、人、动物之间界限分明。我以为，这应是一种后起的观念，因为在万物有灵、物我不分的原始时期，物我本为一体，可以互为转化，而且彼此视为亲属关系，不存在尊卑等级观念，因此，动物向往人类，还有熊神化人而婚等明显带有后来人的思想观念，这些内容应该是神话在口耳相传或是后人在记录整理过程中有意无意间添加补充上去的。

韩民族不仅视熊为图腾崇拜物，而且还常常把虎看做是其族祖。在韩民族的心目中，虎不是猛兽，而是神灵、灵验的吉祥动物。韩国自古以来就把虎当做神来祭祀和信仰，虎成了山神的代名词，而且直到现在虎还有山神灵、山君、山中英雄等称呼。1999年第3届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年会上，日本摄南大学依田千百子递交了论文《韩国

8) (韓國)金貞培《韓國民族文化的起源》，漢城：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

9) 车元圭《韓國民俗文化的歷史淵源及其特征》，《韓國學論文集》第八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10) 韋旭升《朝鮮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的虎信仰及其文化史意义》，充分论证了虎在韩国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在韩国有着对虎熊图腾的共同崇拜。

而在关于廩君的神话传说中，也包蕴着巴人对虎熊图腾共同崇拜的原始信仰。廩君神话传说中最后有廩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之说：“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这段记载很明显地反映了巴人土家族白虎图腾崇拜的观念。

根据原始图腾观念，廩君的死被看作是魂魄化作了白虎，而白虎在巴人眼里就成了廩君的化身。从神话叙述中得知，廩君化虎之后“遂以人祠”的仪式以表现部族成员与图腾祖先灵魂的交流与贯通。

关于巴人以白虎为图腾的宗教信仰，既有史料记载，也有考古发现予以证实。唐人樊绰《蛮书》卷十引《夔城图经》云：“巴人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在重庆开县余家坝发现的战国武士墓葬群中，发现了大量刻有虎形图语的青铜兵器，那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虎虎生威的虎形图纹，保有巴人对远古祖先廩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的集体记忆，表现了一个崇虎民族的精神风貌。所以，董珞就曾说道：当今中国的56个民族，就对虎的崇拜来说，没有超过土家的了。<sup>11)</sup>

同时，巴人也保有熊图腾的历史遗迹，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皞乃伏羲，伏羲为廩君的祖先，然伏羲号黄熊。在典籍记载中，禹之父鲧死后亦化为黄熊，《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渊，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韩国《燃藜室记述》上也有记载说：“檀君氏之后，有解夫娄，祷于鯤渊，得金蛙。”<sup>12)</sup>后金蛙感日影照身生朱蒙。这里提到的“鯤渊”能赐予新的生命，具有生育神的特点，而“鯤”与“鲧”均“鱼”旁，且音相近，鲧之“羽渊”或可作“鯤渊”解，与“鯤渊”相仿，至于鲧死后化为黄熊且腹生禹，也完全符合作为生育神的特征。关于此细节，《山海经·海内经》上有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对此，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疑惑，“伯鯀腹禹，夫何以变化？”“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然

11) 董珞《巴風土韻——土家文化源流解析》，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版。

12) 李肯翊《燃藜室記述 別集 卷4 祀典故》，見《檀君》，481頁，尹以欽著，首爾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后，他又自问自答地说：“焉有虯龙，负熊以游？”可见，鲧被杀后不仅未死，反而化熊并孕育出新的生命。

我以为，鲧死后化熊并腹生禹，这与熊作为生命和新生的象征意味有关。古人根据自己的直观思维，把熊的冬眠春生与死亡和再生联系在一起，赋予了熊以特别的象征意义。考古学家金芭塔斯经过考察后得出结论：“熊作为宇宙的养育者形象的历史一直上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那时的人们一定观察到了熊一年一度的冬眠与苏醒的模式。于是，熊就成了死亡与再生的完美象征物。当它冬眠的时候，它就象征性地进入了死亡王国；当它从洞穴中复出时，那就是象征性地再生了。当然，其它一些动物也冬眠，但是熊却成了特别强有力的象征物。它不仅在走出洞穴时是活生生的，而且还带出了新的生命：在冬季里生育和哺育了幼兽。”<sup>13)</sup> 以此理论对照鲧化为黄熊并腹生禹，檀君神话中熊化女而婚，生下檀君等的内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于中国典籍上关于“熊”的记载的频繁出现，叶舒宪曾有过如是之分析：“从伏羲和黄帝等远古祖先的名号中都有熊字的现象来推测，中华成文历史在开篇之前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女神传统与熊图腾传统，那些圣王、先祖们名号中的熊符号只是对那遥远的逝去的远古时代的依稀追忆而已。”接着，他进一步指出，“檀君神话与朝鲜人的文化认同，黄帝神话与华夏的认同，背后潜伏着的都是同一种熊神信仰。”<sup>14)</sup> 根据龙山史前文明的重新发现及考古资料的研究分析，他认为韩国熊图腾崇拜应更接近于北方民族，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另外的意见，认为韩国民族起源应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更有关联，苑利就明确地提出：“关于韩半岛熊图腾崇拜的起源大部分学者认为应受北亚诸民族对熊图腾崇拜的古老传统的影响，但从熊虎图腾崇拜这一点看，韩文化的主体部分来源于中国南方之说是成立的，它可能与彝语支民族文化同源，而它们的共同祖先则可上溯到上古的黄帝族，这可能是韩文化中土著文化部分真正的根。”<sup>15)</sup> 我以为苑利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檀君神话与中国南方巴民族的廪君神话的众多相似点也似乎明证了这一点。

13) M.Gimbutas *The Living Goddess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4) 叶舒宪《熊图腾神话的源流》，《中国民族文学网》。

15) 苑利《韩民族熊图腾文化来源考》，《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 四、稻作文化的遗迹

很多学者认为韩国文化与北方民族有关，但从韩国作为典型的稻米民族的特点来看，它似乎与南方的稻作文明更为接近，而这正是东北各民族所不具备的，中日韩等世界各国都有学者认为东亚的稻作文化与中国南方民族有直接联系。檀君神话传说体现出本民族对谷物的崇拜精神，留下了很明显的南方稻作生产的文化痕迹，这与稷君部落巴人土家族作为中国南方农耕生产的代表所体现出来的特点是完全一致的。

稷君之“稷”本身就表米仓之意，《说文·九下》曰：“稷，谷所振入也。”用指藏粮食处。《荀子·富国》亦提到：谷藏曰仓，米藏曰稷。《诗·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稷，万亿及秬。”此谓丰年多收米和稻，才建有高大的粮仓。

《说文》还说：稷，赐谷也。我以为，稷君以“稷”命名，这充分表达了氏族成员对谷物的尊崇之意，并带有寄希望于自己的君主能惠民于粮的良好心愿。常言说：民以食为天，管子也有“仓稷实而知礼节”之言，可见粮食于人的重要性。同时，“稷”之命名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稷君部落肯定是生活于稻作生产之地。

《山海经·大荒南经》曾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人人丰衣足食、生活幸福安康的理想世界：“有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处，是谓巫民。巫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百谷所聚”与“稷君”之“稷”其意一致，而据西汉刘向著述的《世本》上说的“稷君之先，故出巫蜒”，稷君的“巫人”身份又与“巫民”切合，由此可见，生活在“百谷所聚”之地的“巫民”当是以稷君为部落首领的巴族人。

檀君神话中的桓雄也可以说是位谷神，我们从桓雄“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的职责来看，主谷被排到了第一位，也就是说，谷在桓雄天王主管一切人间三百六十余事中被置于首位。对此，苑利曾评论说：与其说他（指桓雄，作者注）是北方狩猎民族的首领、酋长，不如说他是南方稻作民族的头人。因为他的第一职责就是“主谷”。这就说明他是农业社会的酋长。如果是北方狩猎民族的酋长，他的第一职责决不会是“主谷”，而应是“主猎”。<sup>16)</sup> 作为先祖，桓雄的主谷神身份和稷君的“粮仓”之

喻得以特别的强调和突出，这亦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稻谷于巴民族和韩民族的重要性。

关于桓雄主谷神的身份，我们还可从檀君神话中所出现的“将风伯雨师云师”的描写中得到佐证。对于风伯、雨师、云师，在中国典籍中多有记载。风伯为风神，又称风师、箕伯、飞廉（蜚廉）等。《风俗通义·风伯》载：“飞廉，风伯也。……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养成万物，有功于人，王者祀以报功也。”雨师即雨神，《风俗通义·雨师》：“雨师者，毕星也。……雷震百里，风亦如之，至于泰山，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异于雷风，其德散大，故雨独称师也。”甲骨卜辞中多有关求雨、卜雨、祭祀雨神的记载。云师即司云之神，由于云能遮阳、降雨，原始人也将其视为神。因为农业生产的丰收直接与风调雨顺息息相关，所以，风伯雨师等神也被奉为农业气象神而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据《周礼》记载，每逢春季人们都要祭祀风伯、雨师诸神，以保佑土地丰产。因此，主谷之神桓雄下至人间，所将的是风伯雨师云师等农业气象崇拜诸神也就不足为怪了。

另外，我们从韩国自古以来就有用新米祭祀檀君的仪式和民俗来看，檀君似乎延续了其父作为主谷神的职能。孙永钟在《朝鲜民族是以檀君为始祖的单一民族》一文中曾详细地描述了祭祀檀君时的一些习俗，他说：“每年10月秋收以后，用新米做米糕，祭祀上了天的檀君魂灵。平安道等许多地方的百姓，每年10月初，用新米做米糕，酿酒，全家或全村按一定的程序祭祀檀君。有的地方用新米做米糕，摆在庭院一角用稻草或松树扎的檀君神坛上，悼念檀君，祝贺丰收。”接着，他还说道：“在民间有一种风俗，在篱笆下面选择一块干净的地方，垫上土，作个土坛，然后供上装着大米的陶器，最后用稻草盖上。供装有小米的陶器的土坛叫扶娄坛，而传说扶娄正是檀君的大儿子。这也是与崇拜檀君有关的由来已久的风俗。在岷江，每家都做一个纸袋，装满大米，挂在钉在墙上的檀木钉上，这叫三神袋。每年10月，妇女们把手洗干净，用新米做米糕，祭典檀君。”我以为，祭祀檀君仪式特别强调用新米的程序显然与桓雄作为主谷神有关，而檀君享有作为主谷神般的崇拜，具体说明了他秉承了父亲作为主谷神的身份，也明证了韩民族具有典型的南方稻米文化特色。而且，这一结论也可从韩国的饮食特点从旁亦以佐证，韩国直到现在也保持着一日三餐吃米饭的习

16) 苑利《韓民族熊圖騰文化來源考》，《烏魯木齊職業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惯，大有无米不成餐的意味。苑利也承认韩半岛与南方民族的饮食文化相似点很多，并希望人们对此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苑利还进一步分析道：桓雄来到太伯山顶檀树下时，不是“登上”，而是“降于”太伯山顶。这些用语的完好保留，充分说明他是天国子孙，也就是日本神话中所谓的“天孙”。据学者研究，天孙神话与鸟图腾崇拜及稻作文化的到来具有密切关系，其根源不在北方而在南方。而我们从“太萁生成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的神话记载中，似乎很能说明这种解释也并非毫无道理。

## 五、結語

综上所述，檀君神话作为韩国族源、建国神话与廩君神话作为中国巴人族源、建国神话在天神崇拜、祖先崇拜、熊虎图腾崇拜及稻作生产文化等方面均体现出他们的相似性，以此也说明了中韩文化有其交融和交叉的地方。中韩文化比较研究一直是中韩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近期中国学者杨万娟先后发表《韩国文化与中国楚文化渊源初探》、《韩国文化与楚文化渊源关系再探——兼谈氏羌、巴文化的渗入》、《韩国文化与中国楚文化联系蠡探》等系列论文，论证了韩国文化与楚国文化的渊源关系，苑利也提出了关于韩国文化与中国南方民族文化关系的思考等等。本文对檀君神话与廩君神话的研究和分析，限于资料等方面的原因，目前仅是作粗线条的勾勒，有些问题和细节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和更深入的挖掘，同时，本文的写作也愿是抛砖引玉，希冀引起更多的中韩学者对中韩文化研究的关注，以推动中韩文化的交流和合作。

### 《参考文献》

- 苑利 《韩民族熊图腾文化来源考》，《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 杨万娟 《韩国文化与中国楚文化渊源初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 杨万娟 《韩国文化与楚文化渊源关系再探—兼谈氏羌、巴文化的参入》，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 金戊沚 《韩国神话与原型》，正音文化社，1988年7月版。
- 尹以钦 《檀君》，1994年10月版。
- 尹彻重 《韩国始祖神话》，白山资料院，1996年2月版。
- 车柱环著，赵殷尚译 《韩国道教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 宇汝松 《试论檀君神话与道教的基本文化精神》，《中国道教》2004年2期。
- 叶舒宪 《熊图腾神话的源流》，《中国民族文学网》。
- 乌丙安 《朝鲜巫俗与满蒙巫俗比较研究》，《民俗研究》1996年3期。

### 《中文提要》

本文选取韩国的檀君神话和中国的稷君神话进行对比研究，并试图从祖先崇拜和巫术信仰、熊虎图腾崇拜、稻作文化遗迹等几个方面来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挖掘中韩文化潜在的勾连，进而推动中韩文化的交流和合作。

**关键词：**檀君神话 稷君神话 熊虎图腾 稻作文化 巫术信仰